

10.04

金湖文史資料

第四輯

88



94237/10

金湖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金湖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 : 吕 迈
封面题字 :
主任编辑 : 伍发关
责任编辑 : 居生之
编 辑 : 翟登庸
助理编辑 : 潘国举
校 对 : 费国衡

金湖文史资料
第 四 辑

印刷: 金湖县印刷厂
印数: 1500 册

内 部 发 行
准 印 证 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金湖县第三届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伍发关（兼）

副主任：龚世勤

委 员：李以成 薛子玉 魏津梁
薛 冰 邵 芳 翟登庸
沈春生 居生之 潘国举

目 录

人物春秋	
刺杀汪精卫、宋子文的参与者张玉华·····	龚世勤 (1)
清末总兵陈国瑞·····	居生之 费国衡 丁汉屏 (31)
我的上司吴仲英·····	王能毅 (45)
记杨阶平先生·····	潘国举 (60)
吴四老板·····	李明辉 (72)
我记忆中的崔凤五先生·····	鲜月林 (76)

风云漫记

抗苛捐怒砸区公所·····	植曙东 (84)
赤水乡小刀会威震吕良镇·····	万 选 (88)
张集的一场自卫战·····	李伯英 (93)
银集之战·····	周 寰 (97)
平息涂沟“六·二三”事件·····	潘国举 (101)
镇压五乡土顽暴动·····	闵 权 (104)

《高宝大众》出版前后.....	万 选	(109)
罗司令接见涂沟儿童团.....	张 辉	(112)

夕阳忆昔

亲爱精诚 继续永守

——忆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活	魏津梁	(114)
苏皖边区禁烟局	闵 权	(125)
一桩莫须有的“新民德社”案	於华章 李明辉	(132)
孙传芳败兵过横桥	闵 权	(145)
万家祠产二三事	万 选	(148)

民间趣事

王秀才为孟兰会写对联	金子平	(151)
------------------	-----	-------

小 资 料

政协金湖县委员会简史	龚世勤	(154)
高宝湖西地区的工商联组织概况	龚世勤	(165)

刺杀汪精卫、宋子文的参与者张玉华

龚世勤

国民党《中央日报》自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起，以“刺汪、宋案判决书内容”为题，连续八天刊登了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判决书。其正文开头即书：“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等刺汪、宋及妨害秩序一案，业经首都地方法院审理终结，……共同连续杀人未遂，各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他部分无罪。……”

“判决书”中所指的先后参与刺杀宋子文、汪精卫的张玉华，是金湖县涂沟镇人。

一

张玉华，原名张保京，祖籍涂沟龚荡，一九〇二年农历八月出生于安徽省镇阳关，故乳名“小关子”。他兄弟三人，行二。七岁前，随父母生活在船上，到处漂泊，七岁后离舟上岸，回龚荡随祖母居住，开始受启蒙教育。他年少时就聪明好学，志向远大，在投读蒙师费兰生二年时间内，就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十六岁出学时，二姐夫雍文兰曾介绍他到闵桥学生意，以后从商，他坚决拒绝，一心续学深造。正值此时，宝应安宜小学招收新生（当时，金湖除闵塔区以外，大

部分地区均属宝应县)，他即报名应试，考取了该校高小班，并改名张维，号四明。与华皖同窗，直至中学、大学，那是后话。

张维的家庭原来十分贫苦，小船营运，收入微薄，父亲张耀珍含辛茹苦，克勤克俭，后来回原籍，专为本地商贾，自涂沟至汜水运输货物，收入不断增多，就小船改大船继续营运，家道逐渐兴旺起来，新建了八间四合头的草房，购置了一些田地，并卖掉了船只，定居陆上，改运输业为农业，家庭经济愈加富裕了起来。

张维与华皖在安宜小学同学三年毕业后，又先后于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六年一起考进了南京的省立第一中学（五年一贯制）和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

张维，性格内向，不爱讲话，但待人真挚，处事诚实，同学、朋友之间，他花钱从不在乎。他学习很认真，小学、中学、大学，他的学习成绩都在班级前三、四名，他擅长中文、数学，英文学得尤好，华皖认为，当时他完全够条件免费去美国留学。

二

然而，华皖、张维并非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儒生，而是注视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存亡的热血青年。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实行大改组时，由华皖等二人介绍，张维在省立第一中学加入了国民党。华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南京市委委员兼青年部长（金陵大学时，他又是学联理事），张维一直是学生会执行委员。华皖参加社会上

的爱国活动居多。张维则以参加学生运动为主，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以后，他积极参与组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走在学生游行队伍前列，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抗议蒋介石清党反共、分裂革命、大肆屠杀的罪行。

特别是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随着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不再把自己关在校园里埋头读书，时而跟着华皖参加社会活动。一九二八年春，华皖（已经改名华克之）、张维回到家乡宝应，拜会了县长陈汉卿，提出了组建国民党宝应县临时党部的问题，陈求之不得，请求华、张二人协助，结果，县党部很快就建立了起来，华克之为常委，张维为组织委员，下设汜水、涂沟两个分部。

由于经常组织或参与反蒋的政治活动，华克之曾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先后三次被捕，后经过国民党元老或要员出面说项而获释，但CC分子的头目们并不甘休。为便于继续从事他的爱国活动，一九三〇年春夏之交，华克之偕同妻子尹粹玲（亦名尹鹏杰又名张英）来到了“冒险家的乐园”——上海。陈惺子^①到站迎接，并帮助他在新新南里二三二号租赁了一楼房居住了下来。

不到一个月时间，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的张维也来到了上海，一番言欢之后，华克之问他：“你这个新兴地主来此何干”？张维很干脆地回答：“南京乌烟瘴气，我感到窒息，这

^① 注：陈惺子，原名陈处泰，是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继马纯古之后的上海社会主义联盟书记。他与华克之同乡，小学同班同学。

次来，拟通过你们找革命出路的。我既不想当牧师，也不想免费去美国留学，得什么硕士、博士学位，何惜乎金陵大学一纸文凭”。张维来后，与华克之同楼居住和生活。幸好后楼和亭子间都空着，征得二房东的同意，以每月十五元的租金把楼上三个房间全部租赁了下来。这里经常有很多客人来聚会，有时，只好主人睡地板，床铺让给客人休息，大家都很泰然。常来的宾客有南京中央军校秘书长陈钧、南京钟英中学校校长李怀诚、南京花牌楼书店经理陈光国、南京政法大学教授葛天民等，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过探生、南京钟南中学校校长乔一凡、南京国立中学校校长汪同尘也时而来此相会。这些宾客，唯一的共同点，是奉行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而且是彻底反蒋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完全信仰马列主义，但又觉得除了马列主义，其它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更不足取；他们不想参加共产党，觉得自己受不了共产党的纪律，但对共产党怀有一定的敬意和诚意，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们会自动前来效劳，竭智尽忠，因此，是可以信托的。

是年秋，孙凤海和他的妻子崔正瑶来到上海。

孙凤海，江苏铜山县黄集乡小合子村人。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他在宝应认识了华克之，彼此一见如故，引为同志。当时，华克之曾与他计议，在家乡组织抗日反蒋游击队，奈因二陈（CC）追捕甚紧，使华克之无法立足家乡，计划落空，相互离别时共同宣誓：抗日反蒋到底。辗转得知华克之到了上海，他就带着妻子投奔了这座危楼。军阀混战时期，孙凤海当过小兵，耳闻目睹给他启示，永远诅咒内战，毅

然离开了军阀队伍。他两臂武力过人，一手枪法超群，弹无虚发，百发百中。

三

危楼^①中几位青年，对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也分外敏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之后，从一九三一年起，在白区又发动了反革命文化围剿，一月份，在上海捕杀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同年四月和七月，总计动用五十万兵力，先后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面对蒋介石背叛中山先生制订的三大政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和残酷手腕，大家痛恨万分，萌生了诛蒋之念。他们思量着一个行动，即使不能马上杀死蒋介石，至少也得给他捅点漏子。大家认为，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集中力量打内战，宋子文是中美间唯一的买办，给他一枪，先断了蒋介石的财路再说，议定将刺杀宋子文作为刺蒋的预演，并将这次行动定名为“牛刀小试”。公推华克之为这次行动的领导者 and 现场实施的总指挥。

这一行动得到了反蒋爱国人士、“安那琪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很有名气的王亚樵的支持。他为这次计划的“牛刀小试”提供了两支手枪、一颗烟弹和一千元经费。

① 注：危楼；含义有二，一是指楼房破旧，多年失修；二是楼内住着一群搞“地震”的“危险分子”。

为便于计划实施，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们在上海北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挂上了一块“河南某公司驻沪办事处”的招牌。张维以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常住在这间屋子里，床肚里铁箱内存放着王亚樵送来的武器。他们几人多次到车站察看，筹划着行动的具体方案，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得知“康叔（宋子文的别号）已去沪”的消息后，华克之、张维、孙凤海、陈凤初、朱德兴等一行六人按计划进入北站，分别隐蔽在站内几根大柱子背后，早晨六时许。列车到站，当宋子文下车时，华急令开枪。但持烟幕弹的人，很不沉着，扔弹过早，使行刺人混淆了目标。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因长相、衣着与宋相似，被当场击毙。宋子文的屁股挨了颗勃朗宁手枪子弹，急滚卧于大厅柱子背后的地下，捡回了一条性命。自此以后，国民党要人都不再在北站，而改在真如上下车。虽然，国民党悬赏五万，捉拿刺客，但危楼安然无恙，几青年精神不减，志如磐石。

约一九三二年间，张维在陈恂子的引导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在一次会议期间，张维与另外几个人一起被捕，带到江苏省高级法院（苏州）候审（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规定：凡共产党的案件皆为特种刑事，以高等法院为第一审。意在剥夺共产党人一审的权利）。幸好，高院刑庭庭长吴昱恒^①与华克之深交，无话不谈，在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他将两个儿子送去延安参加革命之事，都告诉

^① 注：吴昱恒，号笑余，解放后任职于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代表。

了华。华克之出面之后，吴昱恒即设法将“大事化小”，原来预计受七年徒刑的张维，只几个月时间就释放了。

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后，蒋介石亲日反共嘴脸愈加暴露无遗，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何梅协定》；而且遵照日寇的旨意，撤退了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将河北省政府从天津迁到保定，逮捕了《新生》杂志的主笔和许多记者，真可谓是对攻城掠地杀戮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俯首贴耳、打躬作揖，把大好河山连同子女玉帛一律奉送；对共产党人包括不甘驯服的民众却是一副狰狞面目，进行血腥镇压，千方百计斩草除根。这使危楼志士的诛蒋心理愈发加深。

一九三二年二月，有一天，危楼里又展开了议论，陈惺子也在场。

孙凤海说：“无产阶级革命，你们（他特别面向陈惺子）对我讲得很多了，但我仍然模糊。蒋介石坏到这种程度，帝国主义以及国内资产阶级、地主豪绅是他的强大后台，多少人反蒋，屡次反蒋，屡次失败，蒋介石却愈来愈神气。现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十九路军虽然士气激昂，但上层腐败，可能还是打不过蒋介石。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决心五步流血，杀死蒋介石，不是万事大吉了吗？我愿意担起这个角色”。

陈惺子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张维说：“什么简单不简单，先结束蒋介石这条狗命，中

国可能四分五裂，这更有利于共产党去收拾”。

孙凤海又说：“北火车站事件，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呵！只有蒋介石一人值得一击，我愿意负这个责任”。

华克之心情沉重地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什么哲学家、史学家，根据我同蒋介石先生打交道的经验，和这两年对上海的观察思考，四弟（指孙凤海）所说，也未尝不是一条可行之路。蒋介石尚有他牢固的基础，“四·一二”以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河，也染红了蒋介石的双手，有人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并不为过。我并不认为杀死蒋介石就是革命的成功，也不认为‘五步流血’就是我们报效祖国的唯一手段，但是，坦率地说，‘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这个决心，我是不会动摇的！”稍停一下，他继续说：“如果十九路军举旗反蒋，我也会去参加的，那就是用另一种斗争方式同蒋介石较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举旗反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但由于蒋介石迅即采取军事行动，福建人民政府仅存三个月就失败了。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危楼里，在孙凤海的小屋里，同伴们频频聚首。

一天，四个人开了一次会议，陈惺子先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都反对蒋介石；再说近的，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都曾反对过蒋介石，都失败或半失败了；这次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所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反对蒋介石及其政府，又以失败告终了。多次证明，欲求革命之成功，只有参加共产

党，实践马列主义，耐心做群众工作。国内国际条件成熟了，才能消灭蒋介石及其卖国政府，中国革命才有把握成功。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并无不同，处处意味着阶级斗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要消灭他所代表的那一个阶级的问题”。

张维接着惘子的话茬说：“按照你的说法，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中国革命的成功还是个遥远的事情。我认为，不论采取任何手法，凡是能够损害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都是对的，都是于革命有利的，不必拘于一个形式，以及阶级斗争这个公式”。

孙凤海发言：“我跟你们学了很久，仍是个老粗。老粗的话也可以值得你们一听的”。石破天惊，三位兄长一齐欢呼。他激动地说：“蒋介石既是个空前的大流氓，也是各个反动阶级的代理人，又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总代表，他是最大的反革命。假使有人一枪把他打死，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要顺利得多吗？我们对于这种人，如此宽容了好多年，不能纠正他，铲除他，任他胡作非为，而且还要尊之为领袖，这不是他的罪过，而是我们的懦怯，我们的罪过。福建这一幕又失败了，形势愈加迫切。蒋介石这个该死的反革命，恶事做绝，这样的人，独不可以一枪打死，这个道理我始终不懂。三哥（指惘子）越说，我越糊涂，但是，我不愿意再糊涂下去了。谈到一枪打死蒋介石，由我完全负责。为了中国革命较为顺利一点，为了穷人提前解放，为了我的家人，为了迅速建设新的中国，我绝无忧疑。我对自己的想法，绝无后退。我和我的妻子时常商谈，我是值得牺牲的，假如我当年一直

没有退伍，必定死在内战之中，那等于一条死的动物，远不如同蒋介石一拼而死，这是死得其所。人都是要死的，为民除害而死，最有价值。我的老婆每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哭了，但是她每次都同意我这个说法。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们为我从这个方面设想吧，你们三位都是我的兄长，我的性格你们是知道的，我办不到或不愿办的事，绝不去干；下了决心去办的事，也绝不动摇。”他说到这里，四个人都一齐哭了。

这次，华克之没有发言。一则，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但是愈来愈浓重的诛蒋心理，迫使他们至少是目前不能去参加，因为共产党是不主张搞暗杀的；二则，危楼情绪过于激动，一时谈不下去；再则，他的思想还徘徊于三人之间。

他觉得张维、孙凤海把他要说的话都说了。然而，从马列主义，从中国共产党历次发布的宣言等理论出发，他又不能不考虑惘子的意见。尽管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不受其组织纪律的约束，但是有陈惘子在侧，总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得到共产党组织的理解和同情，至少不要给惘子带来什么麻烦。他要惘子向组织汇报，大家静候回音。

适在这个时候，李怀诚从杭州回到上海，大家又聚首了。他说：“我两度特派浙江军事（第一次是孙中山先生任命，这次是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委派），两度都无疾而终。我认为，任何一个反蒋的军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国内外一切反动力量，都在蒋介石身上体现出来。因此，一切革命，首先必须把蒋介石处死，其他都是次要的。可惜我的年纪太老（当时已六十多岁），不然，我什么都不干，专干五步流血的

工作，为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在所不计”。他的一席话，打中了华克之、张维、孙凤海的心灵，坚定了他们诛蒋的决心。华克之不失时机地对惘子说：“我们托你向组织请示，等待组织的意见，再来从长计议吧”。

根据约定，大家酝酿了几天，各自发表了意见，然后由华克之、陈惘子归纳、集中了几条，由惘子代表危楼志士向共产党组织陈述心曲。其大意如下：（一）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是伟大的又是渺小的，伟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她自能完成她伟大的使命。渺小的是个人的生命，只要党有什么需要，随时随地都可献出生命。（二）如果要处死蒋介石的话，当然要准备五步流血。这个行动，没有什么侥幸，可是全属自觉行动，与一切方面无关，任何灾难都由我们自己负责，对任何人，终无埋怨。如有点滴利益，应归之于人民。（三）这个举动是小资产阶级的行为，白手成家是不行的，但党在经济上很困难，我们知之有素，我们没有物质的请求。（四）我们精神上早有准备，这个行动不论事前事后，我们对共产党要离得远远的，至少在主观上，不愿有一滴鲜血溅在任何一个共产党人身上。（五）我们深切了解，如欲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有马列主义，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工农的觉醒，拥护并跟着共产党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完成。我们这一行动，只是希望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搬掉一块阻路大顽石，使得中国革命的进程较为顺利一点而已，从无太高估价的企求。

不到十天，即得到党的答复。据惘子说，答复他的是一位中央军委代表。其答复是：“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是